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報

紅色中華

（每星期二四六出版）（紅軍半價）

第二〇八期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illegible]

[illegible]水，我們的飲料水，如果不清潔，很容易發生疾病，如傷寒，霍亂，赤白[illegible]，(二)井水，一般的來井水比較[illegible]，但不[illegible]，所以要注意(一)井周有無不潔之污水池廁所(二)久廢之井，非淘過不可用。(三)口要比周圍高二三尺。(三)河水，河水，是各種穢污物流歸之所，非常不潔，小河更不潔；大河好一些，接近村莊之小河，更為洗濯污物便器，尿桶，大雨之後，河水遂成種種污物之收集場，(四)[illegible]

[illegible]無論泉水，井水，河水，池塘水，都未免不潔[illegible]污物留在砂上，使水清潔[illegible]七天洗淨一次，(三)煮沸法，無論泉水井水河水都要煮沸才可吃，煮沸法，是最簡便的淨水法，煮沸五分鐘，能殺死一切病原微生物，破壞有機物。

社論

是堅決的鎮壓反革命還是在反革命前面的狂亂？

張聞天

黨在人民委員會中字第三號訓令上再清楚沒有的指出「在革命戰爭日益緊張的條件之下，我們對於地主富農的方法不能不有變動，但是消滅地主階級與反對富農的基本策略還是不變的。」

我們提出以赤色恐怖來對付地主富農的積極的反革命的活動，特別對於戰區邊區的地主富農的反革命活動，我們必須立刻採取最迅速的處置。因為只有赤色恐怖，才能停止與覆滅地主富農的反革命活動，我們從沒有說過，我們要以赤色恐怖去對付不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地主富農。不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地主富農一般的仍得留住蘇區內依靠勞動維持他們的生活，并在勞動中改造他們。

我們所說的消滅地主階級，是消滅使地主成為一個剝削階級的土地財產，而不是殺盡地主。至於反對富農，只是在經濟上削弱富農，而不是在經濟上消滅富農，更不是殺盡富農。只有堅決進行反革命活動，企圖推翻蘇維埃者，我們才要堅決的把他們拘捕起來或者在肉體上去消滅他們。

蘇維埃政權的這一基本政策，應該是大家所能了解的。但是革命戰爭的緊張，地主富農的反革命活動的積極化，使我們黨內一些不堅定的份子狂亂起來了。他們不但要用赤色恐怖去對付反革命的地主富農，而且要用赤色恐怖去對付所有地主富農。他們要逮捕所有地主富農，要殺盡所有地主富農，以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最後消滅地主富農的反革命活動。譬如江西保衛局五月二十三日的緊急命令，就是這種傾向的具體表現。

這種極左的傾向與蘇維埃政權對付地主富農的基本政策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這種政策的結果，不但不能壓倒地主富農的反革命活動，而且會促使所有地主富農團結起來，同蘇維埃政權進行拚死的決鬥。因為在他們前面除了死不能有別的出路。這種政策的結果，對於我們尤其危險的，就是我們不但會促使所有地主富農團結起來，反對我們，而且我們會給地主富農以欺騙群眾的有利條件。因為極左政策的結果，不但會造成所有地主富農的恐慌，而且會造成群眾的恐慌。這種恐慌，正便利於地主富農的欺騙宣傳，使一部份被欺騙群眾首先是中農群眾跟地主富農逃跑上山，或為地主富農所利用來反對蘇維埃政權。最近太雷赤水等縣所發生的一些事件完全證明了這一論斷的正確。

這種極左傾向，表面上看來是堅決同地主富農的反革命做鬥爭的，但是客觀上卻正是幫助了反革命的地主富農。這種極左傾向實質上是同投降地主富農的右傾機會主義沒有任何的區別。

在利用地主富農的勞力與資財上，黨在人民委員會中字第三號訓令上的基本原則，是地主的土地財產全部沒收，地主編入永久的勞役隊，富農則只徵發其糧食與資財，并編入臨時的勞役隊。只有在特殊的地區，如直接作戰的區域，（即[illegible]的區域）我們才把地主富農編入同一的勞役隊內，這種區域是比較不很大的。在直接作戰區域的近後方（如像在廣昌戰役中，我們的頭陂），只有在軍事上必要時，地主與富農才可以編入同一勞役隊內，沒有這種必要時，顯然不必編入同一勞役隊內。這裏所說的直接作戰的近後方，也不會是極廣大的區域。這都是由於特殊環境所逼的我們採取的基本原則的例外。對於地主的家屬在所有區域內則一律驅逐出境，或移往別處。

蘇維埃政權在這一問題上確定了它的基本原則，但同時具體的規定了一些例外，這應該也是大家所了解的。但是一些左傾的同志把「直接戰區」與「直接戰區的近後方」不加分別，把「戰區」的範圍擴大，使「戰區」與「基本地區」完全一致（如把江西全省所有縣份都當作戰區之類），來使我們的例外變成了我們的原則，使我們[illegible]來對付地主富農。他們把所有這些區域內的豪紳地主富農不論大小，一律捉起，把精壯的一律編入勞役隊，老弱的一律驅逐出境或者集中監禁起來。把地主富農編在同一勞役隊內，把地主富農的家屬一律驅逐出境或集中監禁起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是採取了消滅富農的極左路線。這裏沒收與徵發，顯然只是文字上的區別，而不是內容上的區別。這種錯誤路線會根本動搖我們同中農的聯合，危害整個蘇維埃政權的基礎。這是最危險的路線，早已為黨所唾棄了的托洛斯基的路線，這路線對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地主資本家富農是最好的幫助。就是在編制豪紳的永久勞役隊，除區外，也只是由區鄉政府把他們的名字登記起來，在政府與軍事機關需要時，調動他們，并沒有要把他們全部都集中起來。至於想把全蘇區所有豪紳地主以至富農集中起來，那我們即在管理上，給養上，也要遇到許多新的不必要的困難。至於把他們的小孩子也集中起來，那更是莫名其妙！

在邊區與在土匪經常騷擾或發展的區域，那同戰區又稍有不同。因為需要把豪紳地主與他們的家屬移居到後方或沒有土匪騷擾的區域，精壯的則編入他們移往區域的永久的勞役隊。富農與他們的家屬，則不必移居，也不必編入永久的勞役隊。把邊區與所有土匪騷擾的區域都稱之為戰區，這當然又要擴大戰區的範圍。這種擴大，自然在軍事上沒有必要，在政治上也會發生上面我們所說的不良結果！

關於徵發富農的糧食問題，徵發的意思就是將無代價的徵取富農多餘的糧食交給國家。沒收就是將地主所有的沒收交給國家。所以徵發與沒收之間是存在着極大的區別的，人民委員會徵發富農五斗谷子的決定，只是一般的規定，給下面工作的同志以相當的標尺，但在個別的情形下，還當具體的個別的考察，真正余不出五斗谷子的，還可有相當的減少。這種減少，決不是對富農的妥協，而正是為了執行正確的階級路線。而極左主義者，又把沒收徵發不加分別，將對付地主的辦法，同樣對付富農，顯然是根本錯誤的。

但不論是捉殺反革命的地主富農，將地主富農編入勞役隊，或是沒收徵發地主富農的糧食等，我們都要採取發動群眾，經過群眾，依靠群眾的路線。因為在這裏的問題，不僅單的在捉幾個人或殺幾個人，或沒收徵發一些地主富農的東西，而是一個怎樣在執行我們的明確的階級路線中發揚群眾的積極性，提高群眾的覺悟程度，團結與組織群眾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沒有這一條件，就是你把所有地主富農完全殺盡，反革命活動不但不會消滅，而且還會更大的發展起來。逃跑、恐慌、監禁是比較最簡單的[illegible]的辦法，而嚴厲的對付積極反革命的份子，是在我們如何發動群眾起來同反革命鬥爭。在其他問題上也是如此。尤其對於富農，我們應該有更多的

鐵慨，因爲不正確的處置富農，會影響到中農，使中農發生動搖。而中農是鞏固的同盟者！一切我們所採取的緊急辦法，必須爲中農羣衆所了解與擁護」。（「紅中」一九三期社論）

我們的有些同志，特別在紅軍中的管理機關及後方勤務機關中一部份同志，常常以爲有了武裝，有了權力，就什麼問題都很簡單。許多强迫命令的辦法，就是這些人幹出來的。其實，强迫命令的辦法不但在羣衆工作中已經宣佈了完全破產，就是對於地主富農的强迫命令，也需要依照一定的方針與動員羣衆的路線。

黨必須是最嚴厲的打擊與揭破那種觀念，以爲只有極左主義者對於地主富農的辦法，才是革命的辦法。黨必須指出只有正確的執行階級路線與羣衆路線，才是真正革命的布爾什維克的辦法。極左主義者的革命實際上是假革命，是給階級敵人做幫手。對於這些同志黨應該首先說服他們，教育他們，使他們了解自己的錯誤。但堅持這種錯誤的分子，黨必須給以嚴厲的組織上的結論與蘇維埃法律的制裁。另外一方面，黨必須使全黨同志記住，真正的反革命份子，也常常會採取這種極左的辦法，來進行他們的反革命活動。

前線上的戰爭愈是緊張，蘇區內部反革命的活動愈是積極。黨必須最嚴厲的去鎮壓地主富農的反革命活動。在這一鬥爭，我們要求全黨同志的極大的堅定性與組織性，不動搖的執行黨的布爾什維克的指示。任何對於反革命活動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張惶失措與投降妥協，我們必須給以最堅決的打擊。但對於小資產階級極左主義的瘋狂與昏亂，我們也是不能一刻忍耐的。必須直到消滅在地主富農問題上最近屢發生的左傾錯誤，我們才能使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健全的開展起來！

（六月二十五日）

在閩展着的游擊戰爭

閩中游擊隊佔領夏茂

沙將順交通道上我軍積極活動

▲繳潰童團匪二百餘名▼

閩中來電：（一）我挺進游擊隊某部於最近在沙縣將樂縣中間，敵人的交通路上積極活動，在山歸洋擊潰童匪一隊，繳獲步槍一枝，子彈十餘發，打死團匪一隻，餘匪四散逃竄。

（二）六月十二日我游擊隊進佔夏茂，擊潰偽團匪二百餘名，繳獲槍百餘枝，手槍六個，馬刀兩把，其他衣物甚多，當場活捉匪總隊長鄧牽一名，刀匪數名，大土豪數隻，并收集了大批資材。

楊殷遠殖游擊隊獲新勝利

▲消滅劃共義勇隊多名▼

楊殷通訊：本月十六日，我遙南遠殖游擊隊由沙村出發至茶元之檢川碰着資田區劃共義勇隊，當即與之接火二三小時，結果將該匪部完全消滅，繳獲步槍十六枝，子彈五百餘發，手榴彈一只，馬刀三把，白旗一面，公章文件及軍用品衣毯等甚多，并斃匪二名，帶花的亦甚多，餘匪滾落小河淹死。同時嚇得另股劃匪拚命逃匿西洋山，始終不敢出來。（沈定華）

萬太游擊組實行夜間游擊

◁屢次俘獲反動派▷

萬太通訊：我縣茅坪區之八斗，狂廣，楊嶺等鄉游擊組，於本月九十兩日在鮎濺塘上一帶實行夜間游擊，恰遇反動派回來偷東西，和企圖進行反革命工作，當被我英勇的游擊組迎頭痛擊，結果兩只老反動派，和一隻叛徒，便像豬一樣的被我游擊組活捉過來，同時又繳得手榴彈一只，現洋十餘元，其他物品亦甚多。

又，寺下區之西溪鄉游擊組，前月間實行夜擾敵人，攪得敵人大恐慌，一夜不安；同時還捉了四只白軍偵探送來區蘇。

這些游擊組真是值得贊揚的！

（劉先育）

瑞金在加緊赤少隊突擊中

數量——全縣已達二九八一五名

質量——模範營中的黨團員佔百分之三十

婦女——在普通赤少隊中佔半數以上

瑞金專訪：瑞金模範縣自從在紅五月一個月中完成了五六七三個月的擴大紅軍突擊計劃後，當即開始了擴大赤少隊的突擊運動，現在這一運動又獲得了相當的成功了，據前日（二十五日）全縣突擊隊的檢閱會上的統計，全縣已完成的數目如下：

赤衛軍完成一四七九一名（原定一一八五〇名）
少先隊完成七八六六名（原定一一六六〇名）
模範營完成四四七六名（原定三四八〇名）
模範少隊完成二六八二名（原定一三五二名）
統計完成二九八一五名（原定二八〇〇〇名）

一般的講來，瑞金的擴大赤少隊突擊運動在數目字上已經完成并且超過最低限度的計劃（雖然少先隊還未完成）了，這一成功又顯示了瑞金工農羣衆參戰積極性的提高。光榮的瑞金！

是的，在這次突擊中的確又顯示出了瑞金羣衆的參戰積極性，在這二十幾天中由於突擊隊運用了深入的政治鼓動的方式，所以許多地方的壯年青年都自動的熱烈的加入了赤少隊，特別是婦女羣衆，當三月份擴大赤少隊突擊時，瑞金還有許多婦女羣衆表示不願加入赤少隊，但現在則大批的加入了，統計這次擴大的普通赤少隊中婦女竟佔一半以上的數目，在模範赤少隊中，亦佔百分之二十以上。

在武陽區，有些羣衆看見突擊隊來了時，他們就這樣說：「突擊隊的同志！你不要來突擊艾了，艾早就準備好了，艾願意加入赤少隊，并且艾還隨時準備到前方去」！在其他的區鄉有些羣衆加入了模範赤少隊以後，馬上就自動的進一步的要求加入紅軍，他們說：「加入赤少隊不就是要當紅軍麼？好，我們早已準備好了，只要你們一下號令，我們就可以背起包袱來上前線」。在河東區，模範赤少隊剛一編好，就一致通過加入紅軍了。這充份的顯示出了瑞金羣衆的熱情，同時也顯示出了瑞金羣衆的政治水平的提高，他們現在一般的都普遍的瞭解了模範赤少隊是紅軍的後備軍了。

就是在赤少隊的質量上，瑞金這次也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在普通赤少隊中黨團員的比例佔八分之一，在模範赤少隊中黨團員則確已達到了百分之三十（模範營中的黨員較少），同時區鄉的幹部大部份也都在赤少隊中擔負了領導的工作。

不過在這裏我們還應該說到，就是瑞金這次赤少隊的突擊雖然在數目上，質量上都有些成績了，但是以後卻還是應該加緊的努力，因爲目前瑞金仍然（一）還沒有做到每個壯年青年的公民都加入赤少隊，（二）還有一萬左右黨團員和幾百（？）名工人沒有加入赤少隊，（三）政治和軍事的訓練還做得不夠。這幾個缺點盼望瑞金的領導機關和和工農羣衆在最短的期間即糾正過來。

西江縣！零都縣！你們在擴紅突擊中是很有成績的，但是現在你們的赤少隊突擊怎樣了？　（完）

本報號召

每個新戰士每個赤少隊員自備一個竹口杯！

據軍委總動員部消息：現在採辦[illegible]每個赤少隊員，每個新戰士們！大家都要自備一個竹口筒來，準備上前線去呵！

文藝

一個熱烈的紅屬聯歡會（隨筆）

我們英勇紅色戰士的家屬，不論在任何一個地方，不論在任何一個時候，他們都受到人們[illegible]

但這一時候確是非得招待的同志，忙個不歇！他們都手忙腳亂的，攜凳他們坐呀！倒茶給他們吃呀！一方面又向着他們談話，關問他們家裏的事情，和問他們田裏的禾有沒有耘好等等。

他們都說：一[illegible]好了，你大家[illegible]

為的紅軍家屬聯歡會（下肖村）他們都很歡喜地帶着自己的兒女，在五時前就到了會場，他們都自言自語的說，「誰們要喊他們講一講前方的消息來聽啊，」

……新紅軍……等等，大大的引起了他們一番的興趣，個個都釘着眼靜靜地聽着，他們都很喜歡知道前方的勝利消息。有一個紅屬的小弟弟說：「我們的哥哥真是英勇啊！姊？」（陳治勳——六，廿五。）

各地擴紅突擊中光榮的個別例子

興國上社區工作人員大批報名加入紅軍

最好的幹部上前線去！

興國上社區區委區蘇工作人員為了以身作則的領導廣大的工農群衆當紅軍，在六月三號上午召集了區一級的工作人員會議，在這個會議中，首由區委書記報告了博古同志在紅中一八九期所發表的那篇「我的位置在那邊，在前線上　站在戰爭的最前面」的文章，於是便鼓勵起了區一級工作同志加入紅軍的熱情，在當時的會議中大家便踴躍的熱烈的報名加入紅軍，當時報名的共有：區蘇主席黎隆槐　文書賴ㄒ鳴，工農檢委會副主席劉功仁，勞動部長鍾游全，少共區委書記曾昭德　黨的組織幹事吳能仁，區特派員劉大泉，黨區委軍事部長謝傳波，區蘇軍事部文書陳樂煜等同志。

四號早晨少共區委又開了一個常委會，又有團宣傳部梁孟林，區少隊部黃芳枚同志二人爭先恐後的自動報名加入了紅軍。

上面這些幹部不但自願的加入了紅軍，而且大家還組織了一個突擊隊，用競賽的精神分頭出發到各鄉去做宣傳鼓動工作，帶動各鄉的幹部和精壯勇敢的工農群衆全體一致加入紅軍。上社區這次之所以能夠如期完成擴紅計劃，主要的就是依靠於群衆積極性的發揚和這些幹部的積極領導呢。（曾千基）

一個村內父子兄弟朋友同時齊上前線

太雷縣珠江區高橋鄉一村有一個黨員陳提仁同志，領導了自己兩個親弟，三兄弟同時加入紅軍，這一光榮的消息傳播到了全村老幼中，就引起了一個農友（忘記了他的名字）帶了他自己三個兒子全家父子四人一齊加入紅軍，這個更引起全村的驚奇，便有一個劉子甘同志三兄弟也領導了他的左鄰右舍和親朋戚友一致武裝上前線，在這樣的情形下，造成了全村驚天動地的擴大紅軍的空氣，三天內共動員了六十餘人加入紅軍。（瑞金）

下肖區兒童團積極參加擴紅突擊

瑞金下肖區七堡鄉塘尾列寧小學校學生委員會主席沈煥芳，沈堂芳，兩位皮安尼兒，在擴紅突擊運動中，領導了全校的學生，組織了突擊隊經常出發到各屋去做宣傳鼓動工作，短短的十幾天中，經過他們動員帶動群衆報名當紅軍的竟有四十九名，這是值得各地的皮安尼兒欽佩和學習的啊！（陳建勛）

福建省八天來收集軍用材料的成績

根據各縣的報告在六月十五日至廿二日這八天當中，福建全省收集子彈殼，銅，錫，鐵等的突擊運動，得到了以下的成績：

銅收集到三千二百斤
錫收集到四百一十斤
鐵收集到一千五百多斤
子彈殼收集到一百八十多斤

在這八天當中，最好的是兆徵，其次是長汀（大部收銅），新泉（全數彈殼）。最壞的是汀東，上杭，至今還沒有收集到什麼成績（傅實文）

領導了一百二十三當紅軍

——洛口縣小佈區三個幹部的光榮——

洛口縣小佈區委軍事部長李貽鑾，少隊區隊長何淑東，小佈的黨支書傅肖榮三同志，在這次洛口六月的擴紅突擊中，直接領導了小佈鄉五十三名赤少隊加入紅軍，并在他們的影響之下　全區一百二十三名（從前加入的不算）赤少隊員也一齊加入紅軍　在「死亡或者勝利」的緊急關頭，這三個幹部能領導群衆加入紅軍　是具有更重大的意義，更光榮的！

赤少隊員：黨的團的蘇維埃幹部同志們：緊急動員起來！潮水般的武裝上前線去呵！（新頓）

加緊籌款工作，充實革命戰爭的經費！

籌款的模範區．

贛南雩都羅凹區，六月份在縣訂定籌款的數目，計一千五百元。該區財政部長去後，即召集區財委會及鄉蘇聯席會議，詳細討論籌款工作，同土地部查田運動取得密切聯系，并深入群衆中去，發動群衆調查地主土豪的財產狀況和來源，如每年出息多少，開支多少，現在還有多少錢，結果，計算確實，一點都不錯。後即派人到各鄉去，從地主手中到六月十五日止就籌到三千四百多元，該縣財政部給他下半月加籌二千元的任務，後又進行，結果，另外挖窖十五至廿日又籌到八百三十元，共計光洋三百多元，五十元，三年的原定數目他們都有了，并把這二千元的任務完成了七分之一，大大的超過。（張森堯）

嚴重的勝利縣的籌款工作

三個月只籌到五千餘元

勝利籌款工作自今年繼續查田以來，表現甚為落後，據中央土地部統計，勝利自三月份至四月止已恢復了地主富農九百餘家，新查出一百四十餘家，五月分又恢復并查出二百八十餘家，前後發出和恢復的地主富農共有一千三百餘家，以每家平均籌款五十元計算，也應有六七萬元，但縣財政部實際籌到的三月分只一千一百九十二元，四月分一千一百三十八元，五月分只二千元，三個月共只收款五千三百三十元，這是何等驚人的落後啊！

橋頭收容兩區兩個月才籌一次

五月底縣中財部派人去檢閱，并到橋頭半逕等區去檢閱才發現該區湧出了地主只算一擔摘知番　以致地主富農幾個月抗款不繳。貧農團主任包庇地主　區財長坐着不管。各區有多少地主富農也不知道。還有半逕區委部長私放富農，土地部長叫富農不出錢等罪行，區財長也不過問，地主富農逃跑也不追究，因此橋頭收容兩區四五兩月未籌到一個錢、半逕三轉曲洋樟木區五月分只收幾十元，著名富歷之馬安石區五月分只籌到一百餘元。

縣財長坐在家裏不聞不問

各區這樣嚴重，而縣財長李化寬却不聞不問，經過中財部省財部去函指示　也不去檢閱，只坐在家裏寫文章，看到賴村籌到三百多元，就說他有轉變，有成績。由於縣財長這種官僚主義的領導，對反革命毫無警覺性，籌款消極怠工，必然要造成勝利籌款驚人落後。這在客觀上是幫助了地主富農，保存他的款子，好做反革命的活動，這種[illegible]東西，豈能夠容許他在蘇維埃的財政機關嗎？

在反官僚主義與肅反中已漸轉變

因此該縣各區財長聯席會中，經過鬥爭之後，已把李化寬及橋頭半逕三區財長撤職，并在橋頭半逕二區殺了幾個抗款不繳的反革命的地主富農，半逕發現地主逃跑、已全部逃，經過這一嚴厲的鎮壓與殘酷的思想鬥爭，勝利籌款工作已開始轉變，特別在殺了幾個反革命後，過去地主富農不交款的，現在來交了，過去不來接頭的，現在有代表來了，因此六月一日至四日四天之間，全縣收入之款已達到四千四百餘元，可見這樣的成績還是不夠得很，因為勝利有一千多家地主富農在等候着我們去籌款。希望勝利縣財政工作的同志們，在打擊了李化寬之後能夠用更大的努力，積極向地主富農進攻，來完成和超過三個月籌款六萬元的數目，以充實革命戰爭的經費

會昌縣在大踏步前進中

會昌籌款工作，自從五月初中央財政部和粵贛省派人去檢閱他的工作，開展了思想鬥爭，佈置了突擊工作，嚴厲鎮壓了地主富農的反抗與抵抗以後，有了很大的轉變。在五月份統計有一萬五千餘元。最近中財政部又派了謝旭初同志前去幫助工作，從六月一日起又達到一萬零一百廿元，并在隨運挖出土豪埋藏的窖三個，共光洋七百多元。在市鎮挖出一窖，有光洋二百九十一元，金子一兩多錢半斤。但是城市區的成績還很差，蘇州區驚人的落後，因為該區財政部長消極怠工，和地主富農妥協，最近已在區財政部長聯席會上，把他們洗刷出去，我們相信今後會昌的籌款工作，一定可以大大的開展！

（小）水

飲料水之選擇及清潔法

（陳義厚）

□生活一天不可少的東西，三天不吃飯不會死，三天不吃水就會死，只就吃水而論……

（一）池水塘水，天地間最汚穢不過的就是池水和塘水，鄉村中池塘中糞尿動物屍體雜土灰塵，無不無所不有，因池塘之水是死水，永不流動，腐敗發生細菌滋生昆虫，有些群衆用塘水洗米洗……

國外大事紀

英美日會談海軍判

自從軍縮大會法國代表巴爾都提出的妥協案通過以後，各帝國主義好像暫時鬆了一口氣，大家回去，各自準備應付快要到來的戰爭，法國的參衆兩議院馬上通過了「國防經役案」，準備建立什麼作戰高等委員會，規定陸海空軍的動員方法，大盆的擴充空軍。美國也準備把大西洋的艦隊全部調回太平洋，這些艦隊，曾經用四十七小時的速度全部通過巴拿馬運河，但是美國海軍部還嫌太慢，巴不得在二十四點鐘就能夠通過，還求把大西洋艦隊調回太平洋，正在極力想做到這一點。至於日本德國，已經表示根本不理「軍縮」會議。為着實現他們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正在發瘋一樣的佈置進攻蘇聯，以及實行帝國主義的戰爭。

英帝國主義不是傻瓜，看見各處風頭不對，（他自己當然也老早有預備）連忙進行「海軍會議初步談判」，首先把美國和日本的代表拉來「討論」明年倫敦海軍會議上的許多問題，他老實不客氣提出「大海軍計劃」，準備大家來一個公開的海軍比賽。美國據說對這一提議很有些不放心，恐怕這樣一來，日本擴充海軍的要求是要更加厲害起來了。日本呢？他開口便講以前「五五三」的海軍比率不公道，現在英國有十八隻戰艦，美國也有十五隻，但日本呢？只有十隻，這個比例非打破不可。美國却說道：「我的海防要顧到太平洋大西洋，英帝國更要顧到五大洲，所以才用得着這些兵艦，你日本憑什麼提出這個打破「五五三比率」的要求呢？」

這個談判，自然，現在還在「○」着，但是他們的把戲還是要玩下去的，我們等着瞧！

德國賴掉賠款

德國自從大戰以後，就一交跌倒，爬不起來，除了削掉領土，限制軍備，以及受着許多難堪的束縛以外，還負擔了約一百五十萬萬金馬克的賠款，經過十幾年的挣扎，到現在還負了國債11,342,000,000馬克，法西斯蒂上台以後，更弄得經濟擴大，恐慌增加，實在沒有方法再支持下去，於是在本月十五日就正式宣佈：德國實在沒有錢，要停付外債本息六個月。

法西斯蒂頭子希特勒滿以為他挺着胸膛去擔任進攻蘇聯，各帝國主義強盜團為另眼相看，增加軍備的事情已經得到了英意等國的默許與幫助，就是停付戰債，也總可以馬虎過去，可是帝國主義資本家們原來打的是鐵算盤，一提到錢這個問題，大家都有些眼紅，再說那些手裏拿了道威斯公債楊格公債的人，正等着德國付還本息，怎麼能夠嘴巴一說停付就停付呢？你德國要進攻蘇聯，那是「很好」，但是你若要停付本息大家都有辦法對付你：最前大家向你德國購買的貨物現在一概不還價，大家「混賬」算了！

這個辦法本來是法國想出來的，英國和美國一聽見這個妙計馬上也就要採用。日內瓦的國際清理銀行，已經於十九日向德國提出抗議，英國也於二十日在國會上通過了「抵賬」（混賬）的辦法，德國看見風頭不對，正在設法四面八方去活動，希望事情不要再糟糕，大家想點妥協的辦法了事。

奧國內境的恐怖

德國法西斯蒂想實行他的「大日耳曼」主義，想把奧大利搶去聽他使喚，在奧大利境內組織了奧國的國社黨，計劃奪取奧國政權，想把奧國再併入德國，開始嘗一嘗「第三帝國」的味道，可是奧國的法西斯蒂政府和德國的法西斯蒂却是牛頭不對馬嘴，最近德奧兩國的法西斯蒂，都在兩國的邊境上舉行示威破口大罵，奧國法西斯蒂愛國同盟的頭子斯德林堡親王，在那天演說時，他說：「希特勒算什麼大日耳曼主義，他那大日耳曼主義完全是騙人的假貨，只有我奧國愛國同盟才是貨眞價實的大日耳曼主義」，德國法西斯蒂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派了大批法西斯蒂流氓，帶了炸彈，火藥，和反對奧國法西斯蒂的宣傳品，到奧國去舉行「恐怖戰」，并且要謀殺斯德林堡親王，本月二十五日，奧國警察更在許多地方發現國社黨的活動，已經查獲了幾十箱炸藥，上面都有德國法西斯蒂政府的封條，這兩國的法西斯蒂，已經把面皮都撕破，大家在佈置厮殺，雖然前幾天希特勒和意大利的莫沙里尼見面，說過了決不再妨害奧國（奧國現在的法西斯蒂原來是意大利的乾兒子），但照事實看來，這話是靠不住了，至少怕也多少要給德國法西斯蒂一些好處，才肯罷休的罷！

法國工人又發生罷工風潮

法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從今年上半年大暴動以來，一直就沒有停止過，資本家的新聞託辣斯的哈瓦斯通信社，用了許多方法隱瞞這些鬥爭消息，但有許多鬥爭也實在無法隱瞞，本月二十一日，在里昂就發生共產黨領導工人武裝襲擊法西斯蒂，與警察巷戰的事件。這消息不得不發表出來，因為事情是很嚴重了。二十二日奈倫流域的礦工，又舉行大罷工，約有一萬五千人參加，這一罷工鬥爭，無疑的又要使法國資本家更加手忙足亂起來，用更凶惡的辦法來對付工人了。（溫）

特載

中國能否抗日？

蘊嘉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我們第一個國際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力量。

根據1933年的統計材料，日本有正規陸軍二十五萬人，這二十五萬軍隊，除了一部份留在本國，以支持帝國主義的統治，鎮壓革命運動外，都分佈在各殖民地，台灣軍朝鮮軍各達二萬餘人，駐在滿洲的關東軍原有二萬餘，「九一八」事變後又增加了三萬多人。為了鎮壓國內的以及殖民地的「叛亂」。

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戰爭時，至多能出動二十萬軍隊，上海戰爭時，日軍調來中國的只有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等師團，而這些師團在上海工人和十九路軍士兵的英勇抵抗中，遭受了很大的損失，使他們認識了中國民衆的抗日的力量。

根據這些材料，在數量上比較起來，中國有十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兵力。

雖然日本帝國主義軍隊有着精良的器械，但是戰爭的勝敗不完全決定於器械，而決定於使用器械的人，這是很明顯的。

雖然日本帝國主義還有着强大的海軍，但是這些海軍要防衛太平洋上的霸權，不能作為進攻中國的主力，這又是很明顯的。（在上海戰爭中，日本海軍完全失利。）

雖然日本帝國主義還有着强迫的勇務軍役制，有着一百五十萬的「預備軍」，但是這些「預備軍」同常備軍一樣，他們現在正在窮困，飢餓，生活惡化，負擔日增加，對統治者的仇恨，他們決不能支持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這又是很明顯的。

而我們——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們，必須抗日，必須開展民族革命戰爭，以爭取自己的生存，中國所有的工農士兵群衆，所有的武器，如果都用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那是一定能夠取得勝利的。

從武裝力量上來考察，我們相信，中國能夠抗日，而且只有抗日才能保障民族的解放和生存，才能保障中國革命的更偉大的勝利。

（未完）

蘇聯伊士維斯齊報

論日本併吞中國

莫斯科二十五日電：伊士維斯齊報發表一文，題目是「日本在中國的進攻」，論文指出，不管結果怎樣迷亂，但日本人惹人注目的舉動，顯然達到了目的，雖本沒有了結自己，却了結了南京政府對於中滿通車的猶豫，這個問題所得到的協定，其細則已經公佈了，這一問題的解決，對於日本有極大的意義，因為日本由此可以免去日本經過滿洲轉移□□□中國而進一步的發展，此外，這又是一個明確的步驟，使中國用某種方式承認滿洲的最後失去。

報紙又指出，日本的要求，還不只限於中滿通車問題，照遠東各報消息看來，日本的各種要求達一千五百件之多，其中如承認世界大戰終結時日本用以奴役中國的西原借款，允許日本在華北的新的讓步，減低日貨關稅等等，現在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清楚，日本帝國主義從滿洲湖與向內蒙古與華北擴展其統治，其目的為把中國變成日本的附庸。

紅色小辭典

倫敦　地名，英國的京城。

海會　海軍部海軍會議的簡寫，這一會議將於一九三五年（明年）在倫敦召集。

五五三比率　是一九二二年，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會議上所規定的英美日三國海軍的比例。這就是說英國有五隻軍艦，美國也可以有五隻，而日本只能有三隻，並國海軍設備應當照這比例，還不能超過。

輔助艦　輔助主力艦作戰的兵艦，如巡洋艦，航空母艦，水雷母艦，驅逐艦，海防艦，砲艦，掃雷艦，潛水艇等，這些兵艦大概不能獨立進行大規模的海上戰爭。